

## 《文晶瑩專訪》

文潔華 1998

問：在首個<影>展中，你展出了甚麼作品呢？

文：那個影展是在 90 年，即我唸大學三年級時舉行的。在歐洲遊覽時，我拍了許多有關影的作品，回港後便決定以「影」為題去創作，當中包括攝影及 mix-media（混合媒體）。那是一系列較概念化的創作：其中一個展品，是請觀眾走近兩盞燈前看看自己的身影；另外一件作品是用燈映照著一張幻燈片，做成影子移動的效果；同場亦有展出一些照片，內容亦是有關影子的。在那次展覽舉行時，我把自己對藝術的體會寫了下來，雖然還保留著，但現在我已不同意那時的想法了；我的同學是不會那樣做的，因為他們害怕自己的看法會被別人質疑。

在聯展和個展之間，我不大喜歡參與前者，因為我著重能掌握和設計整個展覽，所以我想個展較適合自己。

問：你怎樣形容你當時的創作階段呢？

文：我不大著重技巧，因此在這方面的探索不是太多；我比較著重作品的內容和訊息，但內容也不一定是很個人化的，很多時我也會表達一些對社會的體會。

問：妳怎樣收藏自己的作品呢？

文：在畢業時全都棄掉了；我覺得那些作品並不出色，有機會的話我希望能再創作一遍。

問：妳大學時是主修油畫的嗎？

文：我當時有修讀板畫、雕塑等科目，並沒有特別的主修科。首兩年修讀的都是必修科，直到三、四年級才按興趣選讀。

那時並沒有關於混合媒體的課程，當然亦不會有老師指導我了；在我唸大三的時候，陳育強才剛到港大教授，但他講授的是畫畫。後來他讓我們自由創作，結果我做了首個 installation(裝置藝術)的作品。那次我在一個課室

內投射了一張幻燈在一個抱膝低頭的細小陶塑人像上面。沒用上甚麼顏料，他也沒甚麼不滿。

**問：是否在第一次個展的四年後，你才舉行第二次個展？**

文：是的，但中間有亦有參予一些聯展。那時候陳育強在課外辦了一個展覽，於是我便做了這件展品：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不斷地滴臘，當十字架融化之入後，便看到十字架是一面鏡子，由於展品是在 eye-level 的，觀眾走近一點，便會看到自己的影像在十字架上。

**問：那時候你上哪一間禮拜堂呢？**

文：宣道會。

**問：那麼妳返了禮拜堂多久？**

文：我是在會考之後才開始返禮拜堂，大約維持了兩年，唸大學時則間斷地回教會。

**問：這個改變是否意味著你不再覺得這個宗教是真實的？**

文：我一直也相信主，只是不再像一般教徒罷了；我想這主要是受到大學時所修讀的課程影響吧。

**問：我想每個人都會經歷過和主非常接近的階段的。**

文：那時真的和主很接近，我甚至有想過一生要為主而活。

**問：我在小時候也是信主的，因此我十分明白妳的心路歷程。**

**問：你在唸大學前已有學習繪畫的了，是嗎？**

文：我曾經在居民協會和青少年中心學習繪畫，但那些老師時常替學生畫畫，我不時太喜歡。

**問：是甚麼原因令妳畢業兩年後再次舉辦個展呢？**

文：主要是因為那時記者的工作量很大，忙碌的生活使我失去了自我，因此我希望透過創作去尋回自己。

**問：那就是說，再次舉行個展，是因為你覺得要宣洩在當記者時一直抑制著的創作意慾？**

文：初時，我對記者的工作是十分有興趣的，因此並不在乎能否繼續藝術方面的創作。後來，通過工作接觸了許多藝術家，重燃了創作的慾望。

問：一般來說，個展是有許許多多籌備工作的，那次展覽你用一個月時間籌備後便立刻舉行，實在是一個十分大膽的作法。

文：在那短短的一個月假期中，我共創作了四、五件作品。

是次個展我以食物為主題。一直以來，我也十分喜歡吃，但同時又擔心多吃會引致過胖，因此便持續減肥，這矛盾的兩極也就一直在互相拉扯。另一方面，宗教是有禁食的規條的，但很多時由於軟弱的關係，自己不能遵守誠律，在吃過東西後，卻又會自覺得對不起神。基於上述種種有趣的體驗，我便決定以「食物」作為是次展覽主題。

其中一個展品是一堵用牛油做成的牆，上面刻有一些價值觀；由於早已預計它會融化和倒塌，這便明顯地傳達了價值觀會隨時日變異的訊息。我覺得牛油是一種很好的物料，它和磚很相似，但濃郁的味道和柔軟的質地卻和磚那種很冰冷、很堅硬的感覺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因此我覺得用牛油來模仿磚，那視覺上矛盾的感覺相當有趣。

另一件作品是一張用米做的床。在大學三年級歐遊那段日子，我有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沒有吃飯，我突然很想吃飯，又很掛念家人。在香港生活的時候，我並不特別喜歡吃飯，沒想到當到了外國後，竟會掛念起吃飯來；那一刻我才體會到，米對中國人來說，原來是有著多重意義的。在用米做了一張床後，我想到床會令人聯想起做夢，因此便在作品裏加上許多奇怪的東西，例如一個開了個洞的枕頭。另外，我覺得床能夠給人一種穩定的感覺，會令人不想再冒險，因此我便營造出一種床正在下沉的意象。

問：妳會怎樣評價自己的作品？妳認為它們有甚麼優點和缺點？

像這次的個展，在我眼中食物不過是一種材料；但當我問過部份觀眾的意見後，我發覺有些人卻會認為我這樣做是一種浪費，但同時亦有觀眾對我把可以吃的東西作物料感到很有趣。我是一個很照顧觀眾的人，我覺得舉

辦一個展覽是不可能完全不理會觀眾的；若果我以其他東西取代米來作「米床」的材料，成本可能也差不了多少，但以食物作物料卻更能引起觀眾的討論。我覺得我們可以利用這些作品去作出探索，令觀眾認識到食物並不單純只是食物，也有文化意義。

**問：觀眾或聽眾的評論會不會對妳造成很大的影響呢？**

文：如果提意見的是一個可以傾談的對象，我會嘗試向她/他解釋自己的立場；我這樣做並非想維護一己的看法，我只是想讓觀眾明白我的立場，同時我亦會尊重觀眾的意見。

**問：我同意這個看法，因為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作品往往也會有著不同的詮釋。**

文：有些觀眾並不會嘗試去理解作者的做事方法，看完展品後拋下一句「拙劣」便立刻離開；我覺得這些人是不需要理會的。

**問：妳的手法會不會令某部份人覺得你嘩眾取寵呢？**

文：我亦曾間接地聽說過有批評拿我和谷文達比較，但我覺得自己跟他的做事方法其實是很不同的。我所做的每一件作品也和自身的經驗有關，我喜歡說關於個人的一些壓抑，他喜歡探討一些宏觀的題目，與及挑戰禁忌。他曾經做過一件以月經為題的展品，所需的衛生棉條都是向四周的人收集回來的。他把衛生棉條浸在消毒藥水裏，和它的關係很疏離；但我和衛生棉巾的關係較接近，有個人的經驗和感覺。

我曾經很害怕暫停來經，對於只有女人要承擔懷孕的後果感到有壓力，所以對衛生巾特別有感覺。我喜歡在創作過程中有所發現，因此我會買下不同品牌的衛生巾，配合其他東西，看看能不能衝激出新的意念；結果我利用衛生巾做了一朵花兒出來。我喜歡用自由聯想的方式去創作，至於怎樣詮釋作品，則是往後的事了。

**問：妳在畢業後當了兩年記者，雖然期間一直也有創作，但所參與的全都是集體展覽，直至九四年才再次舉辦個展；真正的大型展覽應該是九五那次吧？**

文：在完成那次食物展品的個展後，我作了名為「九七菩薩」的作品。這是一

個較大型的作品，我用性玩偶做觀音像，用六合彩做神龕裏的。據我的觀察，香港人一向對賭博和一些有關性的事物也情有獨鍾，卻從不關心政治。我用「臘筆小新」和「美少女」拿着地拖和掃把砌成「九七」等等圖像。那時是九五年一月，「九七」還未曾是一個很流行的題材，當人們論及「九七」時，大都會抱著開玩笑的態度，因此我把中國旗、英國旗和拖鞋都放到作品裏，務求做出荒誕的效果；這個作品可以說是集所有流行的物品於一身的。

**問：你是否反對“Art in the time of change”的說法？「性」和「賭博」都是群眾恆常喜歡的東西，但在另一方面“Time of change”亦是一個人們經常討論的題目，妳認為自己的作品有沒有回應上述的說法呢？**

文：我們舉辦這個展覽前，所有參展者已達成了共識，都是想透過作品去探討有關香港文化的現象，然後大家就著這個共識去各自創作。作品的題目並非早已定下來的，我在展覽前一個月才替作品命名，經多番修改後，最終才決定以「九七菩薩」為名；我所以創作出這件作品，完全是因為我想說一些有關香港文化的東西，並沒有受到這個展覽題目所限。

在創作這件作品時，我感到相當辛苦，但期間卻使我明白到兩個道理。原來我一定要對所用的物料有感情，才能把作品做好。以「九七菩薩」為例，我對塑膠和性玩具既沒好感也無感情，雖然這個作品也頗有趣，但我一點也不享受創作的過程；對於我來說，開心是非常重要的，這件作品卻未有帶給我這種感覺，因此我並不喜歡這件作品，雖然有些人覺得作品很過癮。此外，藝術是一些視覺上的東西，我發覺作品的整體感覺可能比描述性的內容來得重要，它不可能是說明式的，換句話來說，我們不可能把每一樣東西都形式化地表現出來；藝術不可能像文字般寫出一些邏輯性強描述性高的內容，它應該是表達一些感覺與及提供視覺刺激，營造出一個可供想像的空間。在這次展覽以後，我開始朝著力求簡潔的路線去創作，同時我亦更注重自己的感覺；在創作的過程中，當到達某個階段而產生出某種感覺時，我就會問自己這是否我想要的感覺，如答案是否定的，我便會把作品加以修改。

問：這樣說來，在過去的創作中，妳是被概念，而非感覺所牽動的，是嗎？

文：我所以創作「九七菩薩」，主要是因為看到九七眾生相……但個人的感覺其實也對創作做成頗大的影響。

問：在「文化易容」這件作品後，妳應該會擁有更多展覽與創作的機會，同時妳亦慢慢了解到物料和創作過程開心與否對妳的重要性，那麼在「姊姊妹妹爬上牆」時妳應該會做出一些有趣的作品吧？

文：始自「姊姊妹妹爬上牆」，我便開始了創作關於衛生巾的作品，我的作品是在一張棉被上放上一個用枕頭做的有護翼的衛生巾，形似十字架。另外，我又做了件名為「機伸髮」的作品，傳呼機放在一件衣服的胸口位置黏上頭髮，旁邊有一篇文章，關於傳呼機的故事。

問：從那篇文章可以看到妳的文字造詣相當好。有些藝術工作者，如一些舞蹈家，她/他們不一定有很好的寫作能力，亦不喜歡就理論方面去思考，而傾向用身體去表達自己的感覺，只有少數人如妳能夠在藝術與文字之間平衡創作；但就我觀察所得，在視覺藝術的物料與文字之間，妳會是傾向於選取前者吧？

文：是。

問：妳是否喜歡透過作品去表達妳對生活上、感情上和社會現象的一些看法，多於玩弄形式技巧？

文：是，但我對形式也有要求，可能是曾經修讀藝術的關係吧，。

問：是否因為「姊姊妹妹爬上牆」以女性為主題，所以妳便自然地做些以衛生巾為題材的作品呢？

文：不，先有作品才有展題，展題其實是頗隨意的。

問：在 94-97 年間，妳的作品題材是多樣化的，有些與時事有關，有些則是關於個人的生活體驗；妳怎樣形容這一個階段？當中妳最滿意的是哪一件作品？

文：我自己最喜歡「廢物物」(site seeing)。這件作品的主要材料是從建築地盤拾回來廢物，加插了一些鏡子，在上面打上幻灯，破碎的光影反射在牆上。我想透

過這件作品去表達我對舊區的感覺；香港地盤處處，舊的東西不留情地被紛紛淘汰。

問：這樣說來，妳以衛生巾表現妳對性和生育的恐懼，後來的作品則是延續這個主題。一般來說，當作者很受困擾時，是不可能做出任何作品的，個人必須在逃離那個困擾，讓自己和事情有著適當的距離後，才能夠把一己的感受通過作品去表現出來。

文：對，九六年十月，我和小梅合作，在大家的討論中，我發覺原來過去大家對月經也抱著很負面的看法，因為來經會引致腹痛，期間的生活又未必會一如平常那樣舒暢，種種不安的感覺像是不斷的提醒著妳的女性身份，為此大家對這個生理現象也甚為厭惡。但在另一方面，我看了一本黎明柔的著作，其中一章是一位女性談及生孩子時的感受，她說那一刻她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釋放，剎那間像把所有的腸子都擠了出來；我覺得懷孕可以是一種很獨特、很神奇的經驗，開始認識到原來女性的生理現象也未必一定是負面的。我體會到若可以掌握自己身體的主權，便沒甚麼需要懼怕。

我發覺無論女性本身或是社會均十分著重女性的身體，我希望在出國後，能修讀一個有關性別的課程，研究這個有趣的現象。

問：妳可否談談妳名為“觸”那一件作品？

文：一直以來，我也覺得棉被好像海床，因此我把一條條的鹹魚插在棉被上；另外，我把一些顏料放在兩塊膠片之間，請觀眾親自去壓膠片，好讓她們能感受到顏色在受壓時所產生的變化。過去藝術品都是嚴禁觸摸的，但我這件作品卻偏要觀眾觸摸才可以體現出戲劇性的變化效果。

問：我覺得“橙色”比較整齊，但“觸”也很有趣。

以往有人曾做過一些所謂「女性美學」的研究，認為女性藝術家會擁有一些男性所沒有的特質，例如 sensibility 和女性獨特的身體。我不認為女性在創作上有任何限右；女性主義從性別的角度，去論述人作為社會上其中一種動物，其實是受著後天文化所影響；我個人是否定決定論的觀點的，因為我覺得

得人可以通過許多途徑去超越自己，而藝術就正是其中一種重要的途徑。我十分有興趣看看每一位受訪的藝術工作者如何向身處的環境作出回應，另一方面我亦想知道她/他們如何在種種限制下，闖出個人的道路來。從這樣的角度去作訪問，可保留每位藝術工作者的獨特性，避免了公式化的處理。作為一個九十年代的藝術家，妳覺得香港給了妳一些甚麼？

文：我覺得性別歧視在九十年代的香港並不明顯，拿我自己作例子吧，一直以來在接受教育的歷程上都是頗順利的，我想這和經濟環境轉變不無關係。回顧過往，那些在六、七十年代成名的大師多數也是男性，那不是說當時的女性及不上男性，而是她們根本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很多女性在還年輕時便當了母親，失去了發展的機會。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是頗幸運的，在富足的生活環境下，我們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另一方面，社會也不斷提供機會給女性，在香港，不論男女也可以擔任藝評人和藝術展覽的負責人，這正好證明了大致上來說，性別歧視在藝術的領域並不嚴重，女性在有頗多發展機會。

**問：妳並非出自藝術世家，那麼是誰啓發妳去從事藝術創作呢？為甚麼在完全沒有藝術背景下，妳會有著如此強烈的創作動機呢？憑藉自身的經驗，妳認為藝術家是怎樣誕生的？**

文：我想先天和後天的因素必須互相配合，才能成就一個藝術家的誕生。我自小便很喜歡繪畫，無疑這和先天的品質有關。另一方面，我的母親在十九歲時便誕下了我，那時她還年青，還未掌握到如何管教子女，因此我小時候並沒有受到很大的管束，擁有足夠的自由朝自己喜歡的方向發展。

另外，我覺得環境和際遇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我在居民協會舉辦的繪畫班認識了一位師兄，他是中大藝術系學生；在一次和他詳談後，我便決定投考藝術系。在這以前，我從沒有想過要做一個藝術家；一直以來，我的志願也是從事一些有意義的工作，例如當教師或社工等，對是否應該從事藝術工作，心裏一直也有所掙扎，在唸畢大學一年級後，我甚至有想



過轉讀社工系。直至後來，我才認識到自己是比較適合從事創作。

畢業後，不斷有人邀請我參展，這對我的創作歷程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可能會一年才參與一次展覽，亦有可能完全不參展。

另外，大學畢業後，有七至八個月的時間我在中學教書，若我沒有離職做記者，我可能會結婚生子，過著平穩的生活，放棄創作；但結果是我轉職充任記者，由於工作關係，我經常也要和藝術家接觸，這形成了一種推動力，刺激我繼續創作。總括來說，際遇和環境對我的影響很大。

**問：我十分同意妳的看法。經過這些年來，現在妳認為藝術是甚麼？**

文：我認為藝術是感受自己的存在，通過表達去認識自己。

**問：所謂的感受是否同時亦是一種發掘 (exploration)？**

文：是的。我覺得藝術是一個自由探索的過程，在創作初期，我常常思考「藝術是甚麼」或「為甚麼我要這樣做」等等問題；在現階段，我不會過份沉溺去想這些問題，我會隨自己的感覺去創作，不會問太多自己為甚麼會這樣做，不會過於理性。

**問：妳認為自己是否一個很具女性特質的女性？現在主流社會的觀念是，無論一個女性有多大成就也好，她也應該要扮演女性既有的角色，經歷結婚產子的階段；對這些意識，妳有甚麼看法？**

文：我反對這種看法；我覺得若果對性別角色沒有清晰的概念的話，便會很容易受到社會的限制，因此，我常仔細地思考這些問題。我認為結婚生子並非女性必然的選擇，因此，我一定不會很快就妥協，去做一般女性也會做的事；但在另一方面，我亦不介意作一些女性的打扮，例如化妝或穿裙子。

**問：現在，藝術對妳來說，是否還一如過往般重要？抑或妳只是抱著一種隨遇而安的心態，並不強求自己要取得某種成就？換句話來說，在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妳對藝術有沒有產生過任何執迷？**

文：過去創作時，我常想著如何才能創新，到了現階段，我已改為著重於盡力把作品做到最好；當我發覺作品還有可改善之處時，我會自然而然地沿著

同一個主題做出一件又一件的作品，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去探索。

到目前為止，我還未能肯定將來會不會以藝術家作為終生職業。在香港，能否成為一個知名的藝術家，很在乎於別人肯不肯給予機會。很多時，機會往往也會優先給予年青的藝術工作者或有地位的藝術家，他日當我不再被視為新一代藝術家時，我不敢肯定我是否會繼續得到展出作品的機會。我不喜歡應酬，亦十分討厭等待或主動去尋找機會；我希望將來完成課程後，能有機會加入藝術雜誌，從事文字創作的工作。

**問：妳是否重視經濟、工作、社會地位和生活上的穩定性？**

文：對我來說，穩定性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我不想生活過得太辛苦。我不太在乎能否繼續從事藝術創作，就是將來不能在雜誌社工作，要從事其他行業，我也不會太介懷，因為我覺得每一個崗位也有著可供發掘的空間，同時我相信自己創作的才能在任何一個行業也能發揮所長。

**問：若果將來有機會的話，妳是否會繼續從事創作？**

文：我剛才也說過，我並不是太在乎將來能否繼續從事藝術創作，這要視乎將來的際遇；假若他日找到一份有趣的工作，我很可能會暫停創作，直到我完全熟習工作為止。

**問：妳希望出國留學會為妳帶來甚麼得著？**

文：我所以作出這個決定，是基於兩方面的：其一當然是希望增進知識；此外，我是十分喜歡旅遊的，我覺得恆常地留在一個熟悉的生活環境的話，難以有顯著的進步；我期望透過接觸不同的人 and 物，能擴闊自己的視野。